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
第七十四回 王春宇正論規姊 張繩祖卑辭賺朋

且說譚紹聞主僕到了家中，王隆吉正與姑娘王氏在堂樓說話。紹聞進樓，王象蓋立在門外。表兄弟為了禮，王隆吉道：「聽說你從濟寧回來，特來一看。」紹聞道：「多謝關心。」王隆吉道：「在路上受了驚懼，方才姑娘對我講了，好不怕人。想是起的太早，自不小心。」紹聞道：「像是咱城人，一個叫謝豹，一個叫鄧林，一個叫盧重環。同行同伴，不料他們見財起意。」王隆吉道：「他肯對你說真名子，叫你指名拿他麼？」王象蓋道：「那就不是名子。」紹聞道：「口語卻真是咱河南人。」王象蓋道：「天爺呀！咱若是陝西人，他就是關中話；咱若是山東人，他就是泰安州話，這叫做『咬碟子』。俗話說：盜賊能說六國番語。怎的便與他答識上了。」紹聞道：「不是我，都是德喜勾搭上他們。幸我騎的是驛馬，德喜幾乎喪了性命。」王象蓋道：「師爺怎敢放心，叫相公兩個回來。」紹聞便把差人送到的話藏起，說：「大家看著不妨事。」王象蓋道：「『看著不妨』這四個字，也不知壞了多少大事。」王隆吉道：「即如你舅，如今有信來，說蘇州起貨，前五日要到汴梁。如今還未到家。我心中這個焦法，抓耳撓腮，也不敢對你姪子說。」王氏道：「你爹爹久走南邊，有啥怕處？」隆吉道：「姑娘不知，船上更比旱路擔心。我常常勸爹爹不用出門罷，上了幾歲年紀，家中也頗可以過的日子，不如在家。爹爹不肯靜坐，只說坐吃山空，日子便難過。」王氏道：「你家便漸漸夠過。這邊便一日難似一日，南鄉地七八分也清了，城內市房還有什麼哩。像你姑夫在日，我何嘗管這米麵柴薪的事。你姑夫去世，我也沒有管。今日想著管，竟是管不上來。」王象蓋道：「奶奶正是因平日不曾管的慣。自今以後，便要整理家務。」王氏便住了口。紹聞向王象蓋道：「你該向程爺那邊去。」王象蓋道：「程爺在家等著我，我該去了。」王象蓋去訖。

紹聞道：「前日若叫王中去，路上未必遭兇險。」隆吉道：「到底該叫他還進來，你舅常對我說這話。」王氏道：「那王中一百年單會說這一號兒話，不管人受哩受不哩。」隆吉道：「姑娘要知道，口直的人心裡無弊。他先說的那話，我聽的也覺在理。」王氏無言，少遲問道：「王中如今上程家去做什麼？」紹聞道：「程叔叫他說話。」王氏道：「這王中全吃虧你爹這一班朋友，誇哩他不認的自己。」王隆吉道：「天下自己不認的自己人，多是吃誇的虧。但王中性子耿直，無非一心為咱家事，畢竟叫他進來才好。」王氏道：「家中這半年，還像光景麼？鄧祥、蔡湘、雙慶、德喜，個個要走，無日不強嘴。」

福兒聽的，也只裝得沒聽的。再添上王中，一家子一發難動轉，也養活不起。」隆吉道：「水淺魚不住，這也無怪其然；老鴉鴨鵲揀旺處飛，他們自然要展翅哩。但我看王中那人，倒不論主人貧富，一心向上，甚為可用。他們既要走，就開發他四個走，叫王中進來。」王氏道：「他每日賣菜有了私積，也不肯進來。況且家中也萬萬養不起這一干人。」隆吉見姑娘說話纏纏，也不敢過為剖析。且又憂慮父親未回，起身要走。王氏母子打算款待，也不豐盛，亦不敢留，相送而去。

紹聞因說起孔宅送書一事，王氏道：「你前丈人，選了什麼州州判。前日來拜別，你也沒在家，也沒一分盤費去送，還像親戚哩。聽說前月二十日上任去了，你二岳叔跟的去。他家沒人在家，不去也罷。」

紹聞正在徘徊，忽然雙慶來說：「軒上有幾個客等著說話。」

紹聞道：「什麼人？」雙慶道：「左右是幾個討債的。」紹聞道：「你去對他們講，我沒在家，上文昌巷去了。」雙慶道：「他們知道大叔在家裡。」紹聞道：「若不是孔爺上任走，我此時不真真在文昌巷麼？你該怎的說呢？」雙慶道：「真真不在家，那便罷了。現今在家，我不會說瞎話。」王氏道：「央你哩，說這句不在家哩話，有何作難。」紹聞道：「快去罷，再遲一會便不像了。咱不是沒銀子，只是還不曾打算怎的一個還法。」雙慶微笑而去。不多一時，果然聽得哄的去了。總因紹聞負欠已多，有找過息的，有還一半的，有本息已完微有拖欠的，有新債未動毫分的，二百五十兩，除了承許夏鼎三十兩外，大有杯水車薪之狀。抑且常山之蛇，不知該擊何處；山陰之道，不知應接何方。所以主意不定。想了一晚，只得上盛希僑處討取前項，並可把夏鼎求助之意轉達一番。

次日，帶了雙慶，上盛宅來。滿相公迎進賬房，齊口便說：

「你是取那一百二十兩來了？」紹聞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原為這個。」滿相公道：「他前月十五日已上山東去了。因那裡舅老爺浙省上任，寄書叫他來說要緊話。他對我言明，你若取銀子，等他山東回來，萬不能誤你的事，叫你心下休掛念。忽昨日有字來，說是往浙江送家眷，來人說，這是他在舅老爺面前，討出的差事，原是他要去看西湖的意思。」紹聞大失所望，只得強說幾句，悵然而歸。

又過了一日，已牌時分，那王春宇自蘇州販貨回汴，聽得外甥濟寧歸途遇賊的話，卸完了載，交與隆吉管待腳戶，騎了驢子，來看姐姐外甥。包了些南省東西做人情。進了後門，叫了一聲紹聞，徑上樓來。

卻見興官兒在樓台上坐個低座兒，手拿一本《三字經》。

看見王春宇，扯住衣服叫道：「舅爺，你對我說一行，我念。」王春宇低頭看道：「『融四歲，能讓梨。』好孩子，跟我來。」扯著小手，進的樓來。與姐姐見禮坐下。王春宇顧不的說別的話，先取了荷包、手巾、香袋、帶子，笑道：「我不曉的你肯唸書，沒有與孩子帶些筆墨，算舅爺老無才料。再次與你捎好筆好墨。」這興官接過來，扭頭就與舅爺唱喏。紹聞已到，說：「還不磕頭謝舅爺。」王春宇喜的沒法。

只見興官把四樣東西，交與王氏道：「奶奶給我收拾著。」依舊拿起書來，指著道：「舅爺再念與我一行。」王春宇又念一行，興官仍欲樓上去念。王春宇又喜又驚道：「你爺爺若在時，見這個孩子，一定親的了不成。」王氏道：「他爺若在，未必一一」便住了口。王春宇那裡深聽，又扯住問道：「誰教你讀書？」興官道：「蔡湘，書也是他給我買的。」王春宇道：「你爹沒對你說麼？」興官道：「爹顧不著。我尋不著蔡湘，就認不的，不得念。」這王春宇聽了這一句，不覺怒從心起，站起來說道：「紹聞，你這個人，天地間還要得麼？當日你爹爹在時，為你這個讀書，只是心坎中第一件事。今日你這孩子，才會說話，便會讀書，這就是世代書香人家千金買不來的珍寶。」

怎的書是家人買的，字是家人教的？你這個畜生，豈不是上虧祖宗，下虧兒孫的現世報！」這句話早觸動了王氏護短的舊症，卻又不肯得罪自己的胞弟，說道：「舅爺也不必恁說，像如姑爺在日，也不曾見得讀書什麼好處；像舅爺把書丟了，也不見如今不勝人。」王春宇把頭點幾點，歎道：「姐姐呀，兄弟不曾讀書，到了人前不勝人之處多著哩。像如咱爹在日，只是祥符一個好秀才，家道雖不豐富，家中來往的，都是衣冠之族。今日兄弟發財，每日在生意行中，膺小伙計的爺，騎好驢子，比爹爹騎的強，可惜從不曾控在正經主戶門前；家下酒肉比當日爹爹便宜，方桌上可惜從不曾坐過正經客。每當元旦焚香、清明拜掃時節，見了爹爹神主、墳墓，兄弟的淚珠，都從脊梁溝流了，姐姐你知道麼？」王氏道：「一輩比不得一輩，誰家老子做官，兒子一定還做官麼？」王春宇道：「官可以不做，書不可以不讀。像姑爺這樣門第，書更不可以不讀。」王氏道：「世上只要錢，不要書。我是個女人，也曉的這個道理。」

王春宇被女兒纏絞急了，說：「咱爹不讀書，姐姐先得享福宅這樣福。」王氏道：「如今福在那裡？」王春宇道：「都是紹聞作匪，姐姐護短葬送了。」

不言樓上姐弟爭執，單說東樓下巫氏聽的，向冰梅道：「冰姐，你聽王舅爺胡說的。像俺曲米街，如今單單俺巫家與王家是財主，兩家倒不曾讀書。前月俺家不見了驢子，值五六十兩銀子。後來尋著，與馬王爺還願唱堂戲，寫的伺候大老爺昆班。真正城內關外，許多客商、住衙門哩，都來賀禮，足足坐了八十席。誰不說體面哩。」冰梅也少不的答道：「好。」心中卻想起當日孔慧娘賢明，喉中退悲，眼中縮淚，肚內說道：

「只苦了我，再不得聽一句明白話。」

再說王春宇在樓上想了一想，也就不肯再往下說，只道：

「紹聞，紹聞，我說的你都句句明白，憑你怎的昧住良心做去。家業也如此凋零，門戶也如此破落，我不過是你一個親戚，我該把你怎的？隨你罷！走，走。」這王春宇也不料今日送蘇州物件，問濟寧驚恐，卻被興官念《三字經》，弄得姐弟、舅甥，不樂而散。

紹聞送王春宇去後，不上堂樓，徑回自己臥房來。冰梅揭開布簾，紹聞進去，同巫氏坐下。冰梅送過茶來。興官提一包蘇州物件，說：「奶奶說，這是舅爺與娘及姨媽送的人情。」冰梅接來遞與巫氏，巫氏看了一遍，俱是一色兩樣，說道：「興官，都給了你姨媽罷，我不要。」冰梅揭開板箱，貯放在內。

巫氏道：「興官，拿你的書來，我對你說。」興官道：「娘認的麼？」巫氏道：「《三字經》上字，還沒有唱本上字難認哩。我念與你，再不用尋蔡湘。」興官果然堂樓去取書。紹聞道：「我就把興官交與你，你就是他的先生。只不許先生抹牌看戲，誤了工夫。」巫氏道：「今做先生的，單單好這兩樣兒。要叫我斷，只要多添束金。」紹聞笑道：「學生才上學念《三字經》，一年四兩頭罷。」巫氏道：「太少。」紹聞向冰梅道：「你也算一位女東，你再幫些。」冰梅看這光景，卻有當年孔慧娘情致，自此夫妻心中，便添上興官唸書一件事，因笑答道：「我幫些慇懃罷，捧臉水，泡茶，早晚不誤。」紹聞道：「太空了，還問你要些所以然。」冰梅道：「我一年與先生做三對鞋。」巫氏道：「那我就依了。」興官取書轉來，紹聞道：

「興官，磕頭上學。」興官果然磕頭。巫氏就念了三四行，卻念了一個別字。紹聞哈哈笑道：「先生不通，要退束金哩。」

巫氏道：「你還沒給，我退什麼？」冰梅道：「東家擔待著些罷。」臥房笑成一團。

原來巫氏好處，一向待冰梅全無妒態，亦知撫興官為子。

只因生長小戶，少見寡聞。且是暴發財主，雖閨閣之中，也要添愚而長傲。一向看戲多了，直把不通的扮演，都做實事觀。

所以古人擇配之法，但問家室，不計妝奩，正是這個意思。

這妻妾樂，本可暫忘補久。忽然雙慶來道：「軒上有客。」

紹聞以為必是索債之戶，先問是誰，雙慶道：「張相公。」紹聞以為必是張正心，須看看去。

及到軒上，卻是張繩祖。紹聞見了，為禮坐下。張繩祖道：

「久違教了。」紹聞道：「彼此渴慕。」張繩祖道：「我今日此來，先要說明，我若要有一毫像當年哄賭騙錢之意，今生不逢好死，來生不能如人！」紹聞道：「何至出話突然若此？」繩祖道：「對真人不說假話，我近日光景大不行了。當初因家中貧乏，不得已開賭窩娼，原是自圖快樂，也就於賭博之中，取些巧兒，充養家用。誰知錢不由正經路來的，火上弄雪；不由正經路去的，石沉大海，日減月削，漸漸損之又損，而至於無。去年把你睡過的那座房子也塌了一間，客房有幾處露著天，再沒賭家傍個影兒。想一日抽三五十文頭錢，糶一升米，稱四兩鹽，也是難的。實不相瞞，那饑字的滋味，也曾沾過有一二分光了。不得已，上湖廣敝世兄任裡走了一回。誰知到了任所，恰遇敝世兄告了終養要回籍去，接手是個刻薄人，百般勒掇，城池倉庫，一概不收。若是調升，他也不敢如此。所以上游大人惱了，委了兩縣盤查，平復交代，足足把個宦囊，坑了一多半子，方才出甘結。真正是我的晦氣，敝世兄為我遠去投任，心餘力歉，雖有所贈而歸，除了來往盤費，衣服行李之需，所餘不過二十金。叫了些泥水匠人，先把房子收拾了，好為下文張本。不過是還吃舊鍋粥罷。誰知我老了，人也不朝趨。王紫泥考了下等，也就不多見人。他令郎輸的偷跑了。平日幾個小幫閒，也都抱了琵琶上別船。昨日有新下水的，自來投充，卻也好招牌兒。爭乃無人走動，仍轟不起來。我心裡想著，你畢竟是此道中有體面的，我雖說不通，也該還記得有個『伯樂一顧，馬價十倍』的話。萬望賢弟念老德無路之人，不惜屈尊。」

你但一到，自然一傳十，十傳百，或者轟起來，我再胡吃幾年飯死了，把一生完賬。」紹聞道：「我也以實告，我今日較之當年，已減卻十分之七八，也就沒什麼想頭了。自古云：『不見可欲，其心不亂。』我到那裡，豈能自己有了主意？後來銀錢不跟，難免羞辱。這事萬不能的。」張繩祖道：「誰想你的什麼哩。我若想你的錢，真正是一隻犬、一頭驢。俗話說：『娼妓百家轉，賭博十里香。』不過說是譚相公到了，人的名，樹的影，起個頭兒。人人漸曉的張宅房子仍舊，家中留下一個好粉頭，我就中吃些餘光。是叫你惜老憐貧，與我開一條活路的意見。」紹聞道：「腰中有錢腰不軟，手中無錢手難鬆。我實向你說，方才你來時，說一聲有客，我心中還嚇了一驚，怕是要賬的。今日我已是這個光景了。不是我心硬，只是我膽怯；也不是我膽怯你，只是我膽怯鋪家。」張繩祖道：「你說這話不虛，我經過。那些客戶，還完了他的債，過幾日就不認的他；若是欠他的，去不三十步遠，就認的是他。但只是我今日委實無人可央，只得央你，千萬走動走動。」

紹聞本是面軟之人，被張繩祖這個胡纏，況且有個新妓，方欲允諾。忽然有人在外問雙慶道：「你大叔在家麼？」雙慶道：「在軒上。」紹聞道：「老哥，只等的有人要賬，方曉得我不敢去的原由。」二人扭頭一看，你說是誰？原是夏鼎。上軒各為了禮，張繩祖問道：「滿身重服何來？」夏逢若道：

「先慈見背。」張繩祖道：「遭此大故，失弔得很，有罪之極。」夏鼎道：「諸事倉猝，不及遍訃，總要好友見諒。」紹聞道：「張大哥新收拾房屋，招架了一位美人，邀我往那裡走走。我說我的近況，不敢更為妄為。張大哥執意不依。你說去的去不的？」這夏鼎因想叫紹聞助賻，好容易設下姜氏局陣，備下酒席，方有了許諾，若要沒星秤勾引的去了，豈不把一向籌度，化為烏有？此正如店家留客，豈容別家攤鋪；婦人爭寵，又那許別房開門。口中慢應道：「你看罷。」張繩祖道：「你還不曉的我的近況，夏逢老呀，我比不哩當日咱在一處混鬧的時候了。老來背時，沒人理論。近日新來了一位堂客，很使得，叫譚相公那邊走走，賞個采頭，好轟動些。」夏逢若道：「是了，你家塑了新菩薩，要請譚賢弟開光哩。」張繩祖道：「啥話些！」

你沒看你穿的是何等服色，口中還敢胡說白道的。」夏逢若大笑道：「我卻不在乎這。」因向譚紹聞道：「你遭遭都是沒主意。老沒那邊，你去的是一次兩次了，何必問人？」只此一句話，紹聞堅執不去了，只說：「我閒時就去。」張繩祖道：

「何日得閒？」夏逢若道：「老沒，你還聽不出這是推辭的話，只管追究是怎的？」張繩祖見夏逢若阻撓，料這事再沒想頭，只說了三個字：「狗禽的！」起身就走。

紹聞送出。夏逢若也不出送，候的紹聞回來，笑道：「一句話就撒開了，你偏好與他饒舌。他那邊是去得的麼？」紹聞道：「當日是誰引的我去的？」夏逢若道：「閒話提他做甚。只是我前次不該請你，昨夜賤內對我說，那人對他哭哩。你可把前日慨許之事，及盛大哥處說項一宗，見個的確，我就備席單請你。只在你吩咐，要還吃全鴨，我就弄的來酬你。只說如今銀子現成不現成？我先討個信兒，回去好對賤內說備席。他也做不上來，只得還請乾妹子幫忙。也是我舊年說了一場子媒，你兩個都捨不得開交。若結一對露水夫妻，就把舊日心事，完卻了一宗。我死了也甘心。」

這正是：

借花獻佛苦蠻纏，萬轉千回總為錢；

伯樂不將凡馬顧，萱堂那得入牛眠。

